

■ 图片故事

故乡那条河

□ 杨丽丽 文/图

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小村庄里，村庄的样貌就是常见的冒出缕缕炊烟的房子，栖息满鸟儿的树木，一望无际的农田，忙碌而又善良的农人。它没有傍山，却有一条带给我记忆和快乐的小河，那条河没有名字，只是那么波澜不惊地绕过村庄的半边江山流向远方，谁也不知道它的发源地，也不知道它在这村里流淌了多长时间，又流向了哪里。

那条河不是很深，刚刚没过大人的膝盖，因为是流水，也清澈干净，站到岸边就能见到河底的游鱼、小青虾、小蝌蚪，就连倒影出的垂柳的叶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没有自来水的岁月里，那条河就成了乡亲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用水，洗衣、做饭、喂养牲畜、浇田灌溉，这条河就这样默默地滋养了村庄的祖祖辈辈，不言不语却真情奉献。

一到夏天，河边就成了水上乐园，光着屁股在水里窜来窜去的孩子，摇着蒲扇在柳树下乘凉的老奶奶、老爷爷，还有那些浆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个都炒豆似的说着那些家长里短、奇闻趣事，以及对城市里楼房的向往，还有那些不着边际的美丽的梦想。

这条小河陪伴了我的童年，带给了我无尽的快乐，每当想起那条小河我就会想起那个和小河一样脾性的总是带着微笑慈祥的奶奶。



奶奶也是一个苦命的人，由于家里穷，二十来岁，花般的有梦想有追求的年龄却落入了骗婚的圈套，相亲的是弟弟，迎亲的却是哥哥，一片红盖头蒙住了奶奶的眼睛，也蒙住了奶奶的一生，奶奶就在家人和媒婆的策划下嫁给了大自己12岁的爷爷，开始了像村头小河一样流不尽的日子。

新婚的开始也哭过，也闹过，奶奶的挣扎最终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接下来是为入妻、为人媳、为人母的劳碌和辛酸。洗衣、做饭、饲养家畜、耕田犁地，家里家外，奶奶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只是闲下来心里也会有许多委屈和无奈，无从诉说。于是奶奶就学会了坐在村头的那条小河

边看着河里的游鱼默默地说给它们听。奶奶就像找到了老朋友，与那条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女人不能自主的年代，奶奶就像那条波澜不惊的小河，开始用自己的生命去滋养那个庞大的家庭：公公、婆婆、小叔、小姑、丈夫、还有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日子就像河里的流水，慢慢的消磨着，奶奶也由初嫁时的鲜亮稚嫩蜕变成为人母的成熟干练，三个孩子在奶奶的拉扯下渐渐长大了。正当奶奶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爷爷被突来的一场疾病夺去了生命，留下那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

奶奶在哭干眼泪后咬紧牙关挑起了重担，小叔该娶媳妇了，小姑该找婆家了，田里该施肥

了，公公婆婆该做新衣服了，大儿子该上学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抱怨，奶奶就像那条小河，开始滋养这一大家子的生命。

还好奶奶是勤劳的，也是聪明的。农忙过后，亲手纳的千层底，用心剪的窗花，还有那些用晒干的茅草编制的小篮子，小蝴蝶、小蜻蜓拿到集市上去卖，也贴补了家里的油盐酱醋茶。虽然家里贫穷，但是每个人的衣服都被奶奶在小河里浆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上的补丁都被奶奶的巧手绣上了一朵花，或是一只可爱的老虎。

在奶奶辛勤的操劳下，孩子们长大了，上学、结婚、生子，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村里开始安上了自来水，打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一泄如注，方便干净。渐渐的去那条河里挑水喝的人越来越少。

花开花落，物是人非，三十几年过去了，养育我的村庄还在，那一排柳树还在，只是那条河慢慢地干涸了，它在滋养了我们的村庄，滋养了我们的童年后，开始功成身退。

肥沃的河床上被人竖起栅栏隔成畦行种上了蔬菜，一眼望去是顶着黄花的黄瓜和结满藤蔓的柿子，红黄紫绿的很是漂亮。只有看见那棵横卧在河床上方的歪脖柳树，还能回忆起那条小河的点点滴滴。

那条河就这样和奶奶一同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 家庭相册

长嫂如母

□ 冯天军 文/图

长嫂比我大19岁，嫂子来我家时，我才5岁。

那时，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害病。是嫂子里里外外地操持着我们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推碾倒磨、缝补浆洗、做饭添衣，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但是，嫂子从没有怨言，而依然为这个家奔忙着。

嫂子添了儿子，我比侄子大8岁，嫂子还是一样的对待我，丝毫没有因为有了儿子而忽略了对我的关爱。我还记得，那时嫂子的奶水不好，供不上儿子的营养，平日就要用鸡蛋煎成面糊饼给侄子添补营养，我闻到刚刚煎成面糊饼的香味馋得不行，嫂子总是给我一大块，而给自己的儿子小块，儿子吃了不饱，她就给儿子再嚼点煎饼什么的打发。

有一次，我想买一本《黄继光》的小儿书，当把这事告诉母亲时，母亲说：“这段时间我要吃药，家里没有闲钱了，等我们养的兔子卖掉后再给你买！”说这话的时候，我也看出母亲的无奈。可是，那时我很任性，想得到的东西恨不得立马得到。因为母亲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那几天，我心情特差，不说话，吃饭也少，像霜打的茄子。

有一天下午放学了，我把书包一扔就往外跑，这时，嫂子喊我：“小弟，你看这是什么？”我回过头看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嫂子手里拿着一本小人书，接过来，正是我想要的那本《黄继光》。后来，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嫂子是把娘家给她买围巾的钱拿出来给我买了小人书！

我成家之后，父母相继离世，嫂子和哥哥在城里安了家，我依然在乡下居住。嫂子像母亲一样，隔三差五打电话问这问那，叮嘱我一些生活常识。我有了孩子后，她又跑前忙后地照料，俨然像一位母亲那样周到。每逢农忙的时候，嫂子还要特意来家帮我割麦子或者掰玉米，收拾屋子里的破衣烂衫，给我们做饭，从不嫌脏嫌累。

2007年我住院做手术，我的病成了嫂子最大的牵挂。不仅陪床照顾我，还要回家亲自给我做饭送饭。要知道她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而且她住的地方离医院还有五六里地，妻子和我多次劝她不要操心，可她总放心不下。我也已经40多岁了，可她仍把我当作小孩，进手术室的时候，她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可她的脸却紧张成了蜡黄色。

长嫂如母，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副刊大王”向鲁迅催稿

□ 张达明

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他先后主编了六个报纸副刊，因而被新闻界称为“副刊大王”。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孙伏园的督促下而最终面世的。

1921年10月12日，《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担任第一主编。要想将刚创刊的《晨报副刊》办的有特色，就必须找几个名家来助威，孙伏园便第一个想到了鲁迅。

他之所以想到鲁迅，不仅因为鲁迅的名气，还因为他与鲁迅是绍兴同乡。

1911年，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堂长（校长），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后来都到了北京，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更加密切，可谓亦师亦友。当孙伏园向鲁迅约稿时，鲁迅就想到将酝酿了几年的阿Q形象付诸文字。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回忆道：“那时候我

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在孙伏园的催促下，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鲁迅便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正传》了。

因怕耽误了下期稿子的编排，孙伏园每个星期都要去鲁迅家里一次，每次都重复着一句话：“先生，请别忘了《阿Q正传》，明天就要付排了”。

就这样，在孙伏园的不断督促下，《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其间，因受不了孙伏园的催稿“折磨”，鲁迅有些想把正在连载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

但孙伏园却坚决不同意，他对鲁迅说：“《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的趋势，我极盼望先生尽管宽心地写下去。”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鲁迅也只好决定硬着头皮写下去了。

然而，孙伏园在对鲁迅说了这句话后，就去外地出差去了，



由另一位编辑代编《阿Q正传》，鲁迅也就趁机于1922年2月12日发表了“大团圆”一章，草草结束了《阿Q正传》在《晨报》上的连载。

而当孙伏园于3月底返回北京后，发现“阿Q”早已经被“枪毙”了一个多月，不由得后悔不已，惋惜道：“如果我不出那趟差，《阿Q正传》也许会写得更长一些，也会更精彩一些。”

鲁迅逝世后，孙伏园深为悲痛，便用鲁迅所著书名及所主编的刊名缀为一联沉痛悼念：

“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彷徨》。”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